

人生半满

□ 赵佩蓉

唯一的村道呈“之”字形曲折向上,指引我们到达半山腰的一个村庄,三面环山,竹树葳蕤。一架取名“景宁”的石拱桥,横跨在山溪上。数百栋半旧石屋,犹如从饱满的黑白胶片中走出来。黛瓦匍匐,透出灰扑扑的幽青色。这是江南山村的旧时模样。

成片修竹,一道篱笆,一面院墙,平铺在村庄的开阔处。垒石块成墙,铺卵石为院,都采用山间随手可取的石料。苔藓在不规则的石缝中透露出柔软的时间意境。花香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闻到,那是令人愉快的甜蜜气味。油桐是高大舒展的树木,顶着硕大的粉紫色花朵,像是春夜里的暖月。月季、蔷薇、含笑,从废缸中,从瓦瓮中,斜逸出鲜亮的身姿,一高一矮,相互映衬。这个近400平方米的四合院改建成的半开放式院落,就是山间的宝藏咖啡馆——半满咖啡馆。

山,系北雁荡山余脉,偏居浙江温岭温峤镇境内。村,名峨嵋山村。史书记载:唐僖宗年间,闽人陈麟与三子同朝为官。恰逢国乱,陈麟父子空有满腹才华却无用武之地,举家返闽。奈何闽地也是乌烟瘴气,哀鸿遍野。返程途中,他们路过此地,有意迁居于此,于是辟平旷山坞,广数百亩,将这一带称为“吾避山”。后来又发现,西南方向有一山悬垂,夜观此山,状如蛾眉,于是因地取名,称为“峨嵋山村”。

咖啡馆的人口极隐蔽,须得寻到八字台门。开门即见群山。西面的桐子山绵延横亘,诸峰从山腰横空而出,负势竞上。陡峻处,巉岩突兀,高插云霄。杜鹃花时节,山青花欲燃。收回视线,不过数米之隔,一畦园蔬,葱绿可人。三两个老人闲坐石条上,时闭目小憩,时闲话家常。半满咖啡馆,可以满足现代人归园田居的文艺情怀。

进门后,我四下张望,不禁产生时光倒流的错觉:卡座、圆凳、吧台都不是我熟悉的模样。在我以往的经验里,都市咖啡馆大多由晃得出人影的玻璃幕墙制造出宽阔的共享空间。胶合板、不锈钢圆凳,诠释现代人对工业文明的疯狂追求。但是,半满咖啡馆不是这样的。镂空木窗下,遍置绿植,产生隔而未隔的空间层次。宽阔的天井,分层架构,搁上杂志图书。农家老旧物件,成了日常用具。高脚桶裁去一半,成了舒适的坐器。扇谷风车上



灵魂补岁月

□ 张玉丽

少年时读诗,不懂“这世上有两个我,一个躯壳喂日常,一个灵魂补岁月”的深意。后来,随着年岁日益攀升,加之工作、生活的辛酸,我慢慢体会到了“躯壳喂日常”,但“灵魂补岁月”却无从下手,直到遇见雨中那家另类的咖啡屋。

He·村儿咖,开在北京密云水库旁的静谧小村中。因为是“洋气”的咖啡店,总觉得与这个乡野气十足的小村有点格格不入。但也正因为它的格格不入,即使车窗外大雨倾盆,也没有阻挡住我的好奇心。

推开门,一片绿意席卷了雨天的烦闷,萦绕的咖啡香气像是森林里神秘木屋的主人,热情地招待着每个闯入的迷路者。墙上多姿多彩的绘画,似是飞舞着的精灵,讲解着这片秘境自己的故事。店内十分宽敞,四下里,有店主收藏的满墙咖啡杯,有粗犷的室内露营区,有安逸的读书区,还有神秘的小熊房。

点一杯店员推荐的dirty咖啡,再来一份黑芝麻巴斯克,找一个靠窗的

位置坐下。听着犹如珠帘落地的雨声,看着窗外雨雾朦胧的景色,等待也变成不可多得的慢时光。上一次听雨是什么时候?我不禁思考。每日在家庭与工作之中奔波,手中的咖啡是提神的“速效药”,耳边的风雨声是“夺命”的喧嚣,不仅躯壳成了日常的牺牲品,灵魂亦随着岁月逐渐消耗。

思忖间,窗外的雨似是小了些许,店员已将咖啡和甜点放在桌上。透明的咖啡杯内,浅褐色的咖啡萃取在冰牛奶上,一半是火热的醇厚,一半是冰冷的清爽,与这夏日的雨天相得益彰。乳白色的糕点盘内,黑芝麻巴斯克装点得小巧精致,小小一块入口,似有千万颗芝麻在唇齿间化开,氤氲着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咖啡,一口甜点,赏着美景,听着音乐,这是何等的惬意与诗意!

最美的还不止这些。趁着雨小一些,走出He·村儿咖,来到门前的露营区,听着雨滴敲打车顶、车窗的清脆声音,颇有一番“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感。或者雨停之后,沿着公路骑行,路旁就是宽广的密云水库,另一侧是苍翠的青山,岂不幸哉,快哉?

人们常常将咖啡与城市联系在一起,但He·村儿咖不一样。它开在闲适的农村,没有城市的车马喧嚣,只有慢下来的节奏、不急不缓的清香。到了这里,似来到一个世外桃源,曾经马不停蹄要办的事情都可以抛之脑后,只需坐下来享受灵魂深处的召唤。

我曾羡慕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也曾向往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自在,但世俗却是牵绊我的一根绳索,终是爱而不得。但从He·村儿咖返程之后,我的心灵深处一直有那么一个声音,时而低声密语,时而引吭高歌,我听得见,它所语、所歌,皆是“归来吧!回到身心皆念的地方”。

本版插画 芝芝

咖啡遇见酥油茶

□ 甄钰源



非常意外,我竟然在大金川河畔山坡上的甲居藏寨,喝到了热乎乎的生椰拿铁和冰美式。

在四川西部,横断山脉北端,巴颜喀拉山脉和邛崃山脉汇聚的地方,有个丹巴县。县城临河而建,非常狭窄。革什扎河、牦牛河、大小金川从这里一起汇入大渡河,再流向泸定。甲居藏寨就隐匿于离丹巴县城约10公里之外的山谷之间。在这里,古老的石屋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洒落在藏寨的白墙上,仿佛给这千年古寨披上了一层金色的薄纱,宁静而悠远。而我,居然在这飘着酥油香的藏寨里,捕捉到一缕咖啡香。

那是一个阳光潮湿的早晨,我们开着车,慢悠悠地转进寨子。从三号观景台一路漫步下来,卖山货的藏族老人和替游人编辫子的藏族大婶们热情地跟我们打着招呼。老人大多不会讲普通话,但从笑容和手势里感受到他们的质朴。这里可能盛产核桃和花椒。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们都忙着用石头敲核桃,剥好的核桃仁一小袋一小袋摆着卖,10元钱一包。除了核桃,摊子上还有花椒、青脆李和一些晒干的野山菌,都是应季的特产。

寨子里的藏式楼房都是一个样式,墙壁是白色的,屋檐和木结构的窗户是红色的。整个山寨依着起伏的山势逶迤连绵,与远处的雪山、头顶

的蓝天白云、山脚的金川河谷形成一幅绝妙的田园画卷。还有那雄伟的碉楼,直指苍穹,让人无端生出敬意。抚摸着碉楼上的石头,如同抚摸着时间行走的痕迹,感受到藏族同胞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和古朴的民族风情。不经意间,一阵浓郁的咖啡香飘来,把我引进一家民宿内的咖啡馆。

店门古朴,上面挂着几块风干牛肉,仿佛在诉说着这里的岁月与故事。店内装饰充满藏族特色,墙上挂着色彩斑斓的唐卡和精致的藏族刺绣,角落里摆放着一些传统的藏族工艺品。吧台上,咖啡机、磨豆机、咖啡杯等一应俱全,显得十分专业。店内一角还有一个小书架,上面摆放着一些关于咖啡和藏族文化的书籍。

找个靠窗的位子坐下,点了一杯生椰拿铁。咖啡师是个身着传统藏族服饰的小伙子。只见他娴熟地研磨咖啡豆,轻轻将咖啡粉倒入滤纸中,再用热水慢慢冲泡。咖啡的香气混合着木头的香气和窗外飘来的花草清香,如丝如缕,萦绕在空气中,让人瞬间静了下来。

店内客人不多,小伙子贴心地给我送来一小盘黄灿灿的炒青稞。我一边品尝咖啡,一边和他聊天。他告诉我,他的祖辈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用自己的双手给后辈创造了美丽的家园。而现在,随着时代变迁和旅

游业发展,这片土地变得更加繁荣多彩。民宿咖啡馆是他大学毕业后回乡创业的成果,他希望通过这家咖啡馆,将咖啡文化和藏族文化巧妙地结合起来,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让城里人来到千里之外的乡村,也能喝上一杯熟悉的咖啡。在甲居藏寨,咖啡不只是一种饮品,还是文化的融合与传承,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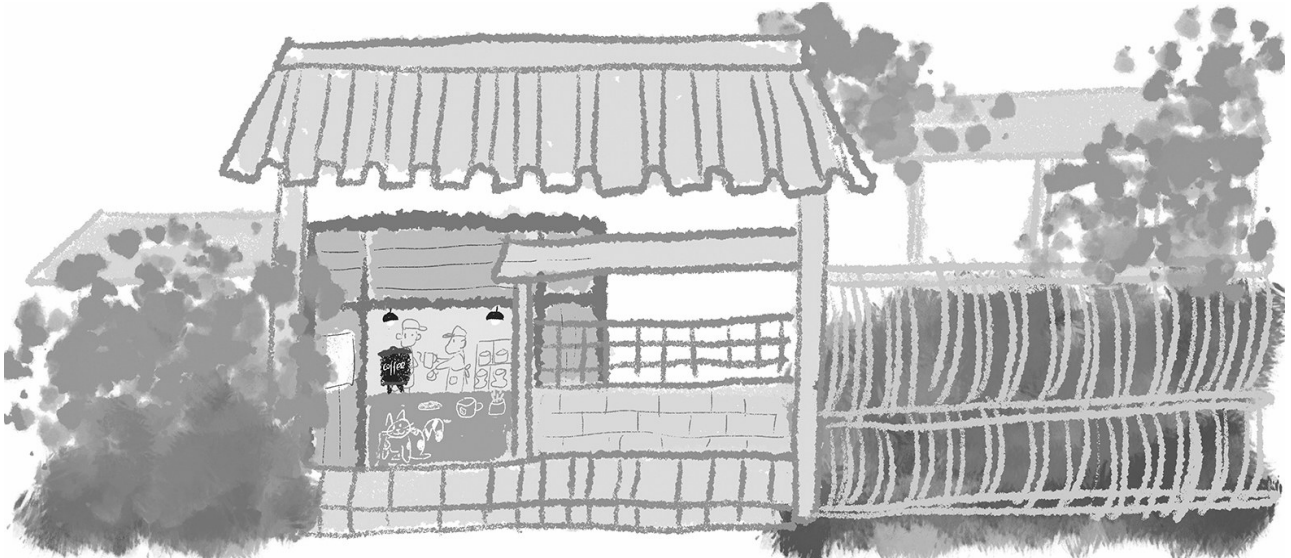
小伙子说,去年夏天旅游旺季时,咖啡馆生意特别好,最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卖300多杯,利润相当可观。

我喝咖啡完全不挑品牌,我喜欢的是咖啡馆的那种氛围,迷恋的是捧在手心里的温暖和那种味道。从湖南自驾来川西,一路上碰到不少咖啡馆,好些服务区也有现磨咖啡。川西线上的特色咖啡馆,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一大茬:四姑娘山的牛棚咖啡、塔公草原的风马咖啡、达古冰川“世界上最孤独的咖啡馆”……还有好些自驾游的年轻人,他们的后备厢就是一个流动的咖啡屋,到了喜欢的地方就停下来,喝咖啡、看风景,然后继续下一段旅程。

在甲居藏寨的二号观景台,我就碰到了这样的流动咖啡屋。一个广西的小伙子,一人一车,在路边喝咖啡,还热情地请我喝了一杯。他说,他从广西到甲居藏寨,一路走走停停,出门大约有三个月了。他说很喜欢这个

田间咖啡香

□ 徐虹雨



湖南常德武陵区丹洲乡,有一个文艺村落,小小的村落里有两家咖啡屋,相去不远,都掩映在乡村的图画里。夏季,踏着蝉鸣,在乡村纵横交错的田埂前行,去不火田乡村咖啡屋寻片刻宁静。

一座红砖房小院,在农田里十分醒目。小院外,是油画般的色块,春有油菜,夏有玉米,秋有红薯,一年里都有时节中最浓郁的颜色。小院内咖啡芬芳,如屋外浓郁的田野色块一样,热烈得藏不住。咖啡的芬芳,会从小院的木窗、木门缝隙里流淌出来,将我们的嗅觉与脚步牵进来,引进农家小院里的咖啡屋。

咖啡屋里,保留着农家的古朴。原木做的长桌,原木做的靠椅,原木做的门窗,留声机也是原木做的底座,壁炉镶嵌着红砖。满屋的咖啡香与原木香交织在一起,一家乡村咖啡屋的时尚之风与乡野之气,就这样彼此相融。

经营咖啡屋的,是丹洲艺丹沅文艺部落的新村民李杜隆。“新村民”是当地给外来文化创业者的称呼,有别于土生土长的老村民。“艺丹沅”,其实并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群文艺工作者给丹洲乡的丹砂村与义渡村取的

一个“艺名”。这两个村曾经由于村民搬迁到城里,有多栋房子闲置,成为空心村。空心村曾十分寂寞,不寂寞的是附近的河坡与草场。紫色的紫云英、红色的红蓼会把河坡染成大块大块的画布,成群的牛羊是画布上灵动的音符。河坡不远处还有一株千年古樟树,本村的人、外来的客,纷纷把心愿条缠在枝条上。风,把一个个心愿吹起,读给古樟树听。一片片或新生或衰老的叶片,都是古樟树的耳朵。

几年前,古樟树听见了一群文艺工作者的脚步声。他们来到这里,看上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决定带着陶艺、吉他、画布等驻扎下来,将50多栋闲置村宅盘活,按照自己的喜好,打造成文艺小院、陶艺制作间、民谣工作室等。缠满心愿条的古樟树听到了更为丰富的心愿,这不是个体生命单独的心愿,而是整个乡镇的集体心愿——让文化成为村子的“心”。有了这颗心,村子就有活力,就不孤独。

2022年,李杜隆也来到这里。他看上了这栋小屋外面的空旷,看上了小屋居于空旷之中的宁静,租下了这栋小屋,租期20年。李杜隆说:“咖啡

是我的爱好,农场是我的情怀。找一个地方,将咖啡与农场结合起来,这是我的梦想,我想在这里实现。”

李杜隆和其他50多名文艺爱好者一起,将一栋栋闲置小屋,打造成为艺术小院。李杜隆将手冲咖啡的全套设备,以及从南美洲空运过来的咖啡豆,带到了村里。屋前建花园,屋后开垦菜地,他跟着梦想走,逐渐完善“农场+咖啡”的蓝图。

李杜隆在城里与乡村都有咖啡屋,两地的风格不一。城里的咖啡屋,展示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乡村的咖啡屋,更着重展示一种文艺行为,在乡村更容易得到心灵的释放与疗愈。城里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城里咖啡屋的节奏也难以慢下来。而乡村咖啡屋就不一样,在这里,生活的节奏与时光的流逝,仿佛都经过农田的过滤一样,变得澄澈、缓慢。

游客远离城市的喧嚣,寻香而至,体验手冲咖啡的悠然。他们将饱满含香的咖啡豆放进手摇磨豆机,慢慢将其磨成细粉。那带着甜与苦的香味,便会浓得化不开一样,凝结在小屋里。这时,需要用一杯滚烫的水,让它们消融。

客人在咖啡杯壁挂上过滤纸,倒

寨子,想在这里一直待到国庆节前后,然后再前往西藏。

在正午的阳光下喝着冰冰凉的咖啡,眺望着远处的雪山,时间变得缓慢而慵懒。在咖啡的香味中,我享受着这份与世隔绝的孤独和自在。我清楚地记得六年前自驾川藏线的时候,我是多么渴望在路上碰到一个能让我坐下来享受片刻宁静的咖啡馆啊,但是没有。而现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咖啡馆和诸多公路咖啡馆早已遍布川藏线。我想,这就是咖啡馆的魅力吧。它让我们在旅途中找到一个可以暂时停下脚步的地方,也让我们在疲惫和迷茫中找到一份安慰和温暖。

时至今日,离开甲居藏寨已经快一个月了,那缕咖啡香仍萦绕在心头。在那里喝过的生椰拿铁和冰美式,也让我常常心生想念。我对在那里遇到的人充满感激和怀念。感谢他们让我在这个宁静的寨子里感受到不同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方式,也感谢他们让我重新认识了藏族文化和咖啡文化的魅力。

咖啡,不仅仅是咖啡,它还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情感的承载和生活的写照。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背起行囊,把自己放进那些乡村咖啡馆里,看树影斑驳了墙,看阳光洒满了窗……而咖啡的温度刚刚好,配得上这半日闲的时光。

入咖啡粉,再用开水冲泡,咖啡色的汤汁慢慢流出,浓郁的芬芳散开,随着热气蒸发,似乎要吻遍小屋的每个角落,每个角落里都芳香四溢。

细品,微苦,生香。村里人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糖或者奶,中和咖啡的苦味。倒入牛奶,口感变得浓稠、丝滑。

在乡村,咖啡搭配的吃食也各具特色。有花式点心、比萨、牛排,也有土味十足的糍粑等乡野风味。最有趣味的食物,还是自己动手做的。亲手研磨、冲泡一杯咖啡,再烤制一点点心,将慢生活进行到底。当地的土豆、糍粑、老面馒头也是不错的选择。小火炉上,糍粑蓄热,鼓鼓胀胀,突然裂开一条缝,发出不易察觉的外皮裂开的脆响。

小屋里,老式的如喇叭花盛开的留声机里,播放着一些具有岁月感的老歌。时光,在老歌里行走,似乎也变得有些怀旧。在乡村咖啡屋,我们的时间似乎也调慢了节奏,一切都慢了下来。我们慢慢将一盅咖啡品完,慢慢将余下的咖啡渣做成香薰。

炖锅里,颗粒状的白糖在高温下慢慢地熔化、沸腾,发出“咕咕”的声音,如同布谷鸟的歌吟。准备好透明的小杯,将咖啡渣倒入其中,待白糖熔化,将蜡水慢慢倒入盛有咖啡渣的小杯。蜡水慢慢由透明的液体状凝固成型,插在中间的蜡烛引线便稳稳地“站立”起来。咖啡香薰就做成了。

慢慢地,夜幕降临。乡村的夜晚,没有闪烁霓虹的干扰,比城里的夜晚更亮,繁星更多。将桌椅搬移到星空下,点燃咖啡香薰,听留声机里播放的抒情民谣,听夏虫长长短短的朗诵或者歌吟。

不远处,艺丹沅文艺部落的其他角落,或在农家小院,或在古樟树下,或在沅江河坡,民谣音乐节、诗歌朗诵会、制陶体验……丰富多彩的活动,将乡村装点得文艺范儿满满。

村子里,千年的古樟树,听到了更多精彩的声音。

